



官版

學部通辯

終編

四

仁
之
下止



門仁
號25
卷4



學部通辯終編叙

愚著學部通辯終編畢。或曰。吾子所著前後續三編。其於
三部之辯。亦既詳且明矣。乃復有終編之辯者何。曰。前後
續三編。關異說也。終一編。明正學也。前後續三編。撤部障
也。終一編。著歸宿也。前後續三編。外攘也。終一編。內修自
治之實也。苟徒明於議人。而不知正學之所歸。以內修而
自治。非聖賢為己之學也。部雖辯無益也。此愚所以於三
編之後。而尤不容已於終編之辯也。曰終編云者。辯至此
而始終也。嗚呼。終編之辯。其辭雖約。然而朱子一生所以



愚按。性即道心也。知覺即人心也。此論心之的也。

朱子曰。人心是有知覺嗜慾者。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為準者也。

又曰。如人知饑渴寒暖。此人心也。惻隱羞惡。道心也。

又曰。如喜怒。人心也。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乃道心也。

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

又曰。人心是個無揀擇底心。道心是個有揀擇底心。

觀此數言。人心道心之辯明矣。

朱子曰。吾儒所養者。仁義禮智。禪家所養者。只是視聽言

動。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

又曰。釋氏棄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

者。取其粗者以為道。並朱子語類

儒佛不同。樞要只此。愚嘗究而論之。聖賢之學。心學也。

禪學。陸學亦皆自謂心學也。殊不知心之名同。而所以

言心則異也。心圖具而同異之辯明矣。是故孔孟皆以

義理言心。至禪學則以知覺言心。孔子曰。其心三月不

違仁。孟子曰。仁義禮智根于心。曰。豈無仁義之心。曰。不

忍人之心。曰。仁人心也。皆是以義理言心也。竝不聞說

于作於

知說覺也。禪學出而後精神知覺之說興。曰知之一字
衆妙之門。曰覺則無所不了。曰識心見性。曰淨智妙圓。
曰神通妙用。曰光明寂照。皆是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孔
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張子韶曰。覺之一字。衆妙之
門。陸象山曰。收拾精神。萬物皆備。楊慈湖曰。鑑中萬象。
陳白沙曰。一點虛靈萬象存。王陽明曰。心之良知是謂
聖。皆是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儒釋所以雖皆言心而不
同。以此也。近世不知此。而徒譏譏曰。彼心學也。此亦心
學也。陸氏之學。是卽孔孟之學也。嗚呼。惑也久矣。

儒以義理爲主。佛以知覺爲主。學術真似同異。是非邪
正皆判於此。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孟子曰。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周子曰。仁義
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此以義理爲主
也。傳燈錄曰。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
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陸象山曰。吾目能視。耳
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更要
甚存誠持敬。楊慈湖曰。吾目視耳聽。鼻嗅口嘗。手執足
運。無非大道之用。王陽明曰。那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

便是天理。此以知覺為主也。愚謂義理於人所係甚重。全義理則為聖為賢。失義理則為愚為不肖。知覺則夫。人有之。雖桀紂盜跖亦有之。豈可謂能視聽言動。底便是天理。無非大道之用耶。此理甚明。豈容誣也。仁義禮智。理之精也。所以主正乎知覺而使之不差者也。虛靈知覺。氣之妙也。所以引翼乎仁義而為之運用者也。二者相為用也。義理所以主宰乎知覺。知覺所以運行乎仁義。朱子曰。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帥。

仁義禮智。心之德。虛靈知覺。心之才。傳曰。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

或曰。誠若子言。則胸中不如有二物相對耶。曰。不然也。二者相為用也。雖謂之一亦可也。然非初學者所遽及也。夫惟聖人其始一之者乎。何也。聖人者。性焉安焉。其所知覺者。無非義理。理與知覺渾融為一。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矣。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矣。若夫學者不能無氣稟之拘。而虛靈為之所累。義理因之以蔽。其所知覺者。未免多從于形氣之私。而未能中禮而不踰矩。故必

于作於

于作於

格物致知窮乎義理。以為虛靈知覺之主。務使心之所
欲必不至踰于矩也。動容周旋必欲其中于禮也。所謂
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命也。故夫學者其始未能一。而
欲求一之者也。聖人者自然而一之者也。是故不能合
其二以為一者。非至學也。

周子太極圖說謂人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
矣。正是指虛靈知覺而言。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
是以義理為知覺之主。

平時已致窮理之功。臨事又復加審慎。然後發。此是吾

于作於下全

儒之道。若禪學則只完養一個精神知覺便了。任渠自
流出去。以為無不是道矣。

學問思辯窮其理于平時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審其發
于臨事也。皆是以義理為知覺之主。

吾儒惟恐義理不明。不能為知覺之主。故必欲格物窮
理以致其知。禪家惟恐事理紛擾。為精神知覺之累。故
不欲心泊一事思一理。

吾儒之學。主敬而窮理。異端之學。主靜以完養精神。
朱子嘗謂佛氏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愚按楊

慈湖謂學者沉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
忘捨。此豈非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耶。象山說
善能害心。豈非將善字亦都要除掉了耶。嗚呼。吾人除
了理。掉了善惡。不管不知成甚麼人。下梢只成得個猖
狂自恣而已。奈何。猶假先立其大。藉口欺人。
朱子曰。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
滅。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個道理。釋老只養得一個精
神。此言剖判極直截分明。自孔孟老莊以來。只是二道
迭爲盛衰。如陰陽治亂相對相乘。不知何時定于一。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道卽仁義禮智也。君子尊德性而
道問學。德性亦仁義禮智也。若禪學則以精神靈覺爲
德性。爲道。爲不可須臾離矣。儒禪所爭只此。
朱子謂人心猶船。道心猶舵。譬喻極親切。若禪學則以
人心靈覺爲舵矣。
傳習錄謂朱子說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說得不是。觀
論語非禮勿視聽言動。周子謂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
貌視聽無違之謂純。豈非分明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
乎。何得主禪學以疑朱子也。

道心爲人心之主。從古聖賢垂訓。皆不外此意。但不曾有如此明言。至朱子序中庸。始申虞庭之訓。明言直指以示人。一言而盡入德之要。大有功於學者。後學所當拳拳服膺不暇。尚何得暴棄妄議耶。

商書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孟子非仁無爲。非禮無行等語。皆是以道心爲人心之主。

人與天不同。論天地之化。氣爲主。而理在其中。論聖賢之學。理爲主。而氣聽其命。盈天地間。皆一元之氣。未聞氣之外別有所謂元亨利貞。蓋天地理氣不相離。二之

則不是。在人精神作用皆氣也。所以主宰其間而使之不差者理也。是理氣在人不能無二。欲混之有不可。何也。蓋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故也。

北溪陳氏曰。心含理與氣。理固全是善。氣尚含兩頭在。未便全是善底。纔動便易從不善上去。心含理與氣。正與張子謂合性與知覺同。

心含理與氣。理形而上。氣形而下。心也者。形而上下之間。

朱子曰。人心者氣質之心也。可爲善。可爲不善。陳北溪

所謂氣含兩頭卽此意也。或曰人心虛靈知覺何得言無揀擇也。曰此卽告子生之謂性未分善惡也。如目能視耳能聽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固虛靈知覺也。知趨利避害者亦虛靈知覺也。善權謀術數機械變詐者亦虛靈知覺也。爲善爲惡皆虛靈知覺也。此正楊雄所謂善惡混也。故朱子以爲無揀擇底心而陳北溪以爲氣尚含兩頭在以此也。或曰仁義禮智性也而子屬于心何也。曰仁義禮智人心所具之理也非混然一物也非判然二物也。孟子曰

仁人心也非判然二物也。孔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非混然一物也大抵心也性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不下有可字

朱子語類說心性元不相離捨心則無以見性舍性則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相隨說愚謂不獨吾儒言心性每相隨說如釋氏說識心見性亦是相隨說也。但其所指以爲心性者不同而遂爲儒佛之異爾。析而言之則仁義禮智爲性虛靈知覺爲心統而言之則二者皆心也亦皆性也。然雖皆心而有道心人心之別雖皆性而有義理之性氣質之性之殊君子以統同

辯異。須析之極其精而不亂。或曰。精神靈覺。自老莊禪陸皆以爲至妙之理。而朱子語類乃謂神只是形而下者。文集釋氏論曰。其所指爲識心見性者。實在精神魂魄之聚。而吾儒所謂形而下者耳。何耶。曰。以其屬於氣也。精神靈覺皆氣之妙用也。氣則猶有形迹也。故陸學曰。鏡中觀花。曰。鑑中萬象。形迹顯矣。影象著矣。其爲形而下也宜矣。蓋形而上謂之道。道卽仁義禮智。如何有形影。若以精神知覺爲形而上。則仁義禮智謂何。其爲形而下無疑矣。

孔門每說見。陸學亦每說見。論語曰。參前倚衡。曰。如有所立。卓爾。大學曰。顧諟天之明命。此孔門之所謂見也。楊慈湖曰。鑑中萬象。徐仲誠曰。鏡中觀花。陳白沙曰。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此禪陸之所謂見也。此等處甚相似。如何不惑人。殊不知孔門之見。見理而無形影。禪陸之見。則著形影而弄精神。此儒佛所以似同而異。禪陸以鏡象之見爲見道。爲識心見性。爲虛靈知覺。作用之本體。愚竊謂不然。蓋心性道如何有形影。虛靈知覺如何有形影可見。故朱子謂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

之實了無交涉。胡敬齋謂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懸空見出一個假物事。以為識心見性。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此言看破禪學之極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言仁者人之所以為心也。不可謂仁即心。心即仁。義人路也。言義者人之所當由行也。不可謂義即路。路即義。若謂仁即是心。心即是仁。則其他以仁存心。其心三月不違仁等語。皆窒碍而不通矣。是故必言仁者人之所以為心。而學者之存心不可違於仁。然後為聖門事業。合于聖賢之旨。若謂仁即是心。心即

于作於

是仁。學者能存此心便了。則即與釋氏即心是佛。陸學即心是道同轍。蓋差之毫釐之間。而儒釋千里之判。

陸學皆謂即心是道。楊慈湖詩云。此道元來即是心。愚謂由心三月不違仁。及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等語觀之。則心與道有辯明矣。由以禮制心及孟子物皆然心為甚之訓觀之。則心不可謂即道明矣。

孟子一書言心。皆是以義理之心為主。不使為利欲陷溺而喪失其良心。如說四端之心。同然之心。放其良心。失其本心等語。皆一意。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蓋

言失其仁而不知求。故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所失之仁而已。求仁者去人欲存天理而已。若陸氏乃以靜坐收拾精神不令散逸爲求放心。失之遠矣。奈何爲惑。學問求放心。大全註中有一說。謂仁人心也。是指義理之心而言。若將求放心。做收拾精神不令皆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蓋求放心卽是求仁。學問卽是求仁之方。如學問思辯。持守踐行。涵養省察。擴克克治。凡此學問之道。無非所以求吾旣失之仁也。愚謂此說似得孟子之意。與集註程朱小異。程朱說

求放心。乃是先立個基本。而後從事於學問。尋向上去。玩孟子文意。學問卽所以求放心。程朱之意。則學問在求放心之後。鄙意所疑如此。明者觀之如何。

孟子上章說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觀此則求放心。正是指仁義之心。而不可指爲精神之心。尤明矣。或曰。然則集註求放心之說。與陸子將無同邪。曰。不同。程朱是將求放心做主敬看。以爲學問基本。陸子教人求放心。則是主靜以收拾精神。不使心泊一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

二者惡得同。

禪學收攝精神之說與孟子求放心之說甚相似。真所謂彌近理大亂真。所以至今人看陸子靜不破。

孟子言心。陸子亦言心。孟子言陷溺。陸子亦言陷溺。然孟子惟恐人陷溺於利欲。而無以存其仁義之心。陸子惟恐人陷溺於文義知見。而無以存其精神之心。

孟子專言利欲害心。陸子則言善亦能害心。言心不可泊一事。言逐外傷精神。其視孟子。何啻燕越。胡敬齋曰。吾儒之一。一於理而不為利欲所雜。佛老之一。一於虛

于作於

無而不為事物所雜。思慮所牽。觀此明矣。

象山語錄云。此道與溺于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于意

見之人言却難。按此分明是言利欲猶未為甚害。而意

見之為害甚矣。豈所以為訓。草木子曰。金谿之學。謂收

斂精神。自作主宰。何有欠缺。至於利欲未為病。纔涉於

思。即是害事。全似告子。據此語。亦看破象山矣。

孟子陸氏言心不同之故。此儒釋分別路頭處。此名同實異。毫釐千里處。此看破陸氏緊要處。數百年來學者。皆為渠所謾。無人理會到此。昔嚴滄浪評詩。自謂猶那

于作於下全

查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蘓老泉自言其著書。謂方其致思于心也。若或起之。及其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愚作通辯。自覺亦頗有此意。豈孔孟程朱在天之靈。有以啟之。而欲明此一事也耶。

學部通辯終編卷上 終

學部通辯終編卷中

此卷所載。著朱子教人之法。在於敬義交修。知行兼盡。不使學者陷一偏之失。而流異學之歸也。此聖學之塗轍也。

或曰。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朱子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

學語通義
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辯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

寔作實

于作於

心于言語文字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有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誠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寔學。其亦誤矣。大學或問

此條言存心致知相須互發。正所以示入道之要。而不陷于異學之失也。

朱子曰。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涵養本原。思索義理。須用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下須字在字。便是要齊頭着力。並朱子語類

此卷所載乃真朱子定論。王陽明乃摘取朱子救偏藥病之言為定論。援朱入陸。夫豈其然。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朱子語類

此尤萬世不易之論。傳習錄乃謂知行合一。行而後知。其橫說豎說。誑嚇衆生甚矣。

或問有只教人踐履者。朱子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朱子語類

陸學一派有此說。朱子闢之明矣。

朱子曰。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上。朱子語類

上論先後。知為先也。此論輕重。行為重也。皆確論也。

朱子曰。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為本。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

朱子語類

常作嘗

朱子平日論為學工夫。多因事因人而發。未有若此條之完全而曲盡者。可謂至言矣。
 朱子答項平父書云。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人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為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為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為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畧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又曰。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

于作於

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
 朱子答曾光祖書云。求其放心。乃為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工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
 此二書言不可偏於存心。而缺于致知。其弊將流于禪學。近世為此說者。正是指陸學也。
 朱子答胡廣仲書云。來喻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傳授之

並朱子文集

隋作惰

于作於

常作嘗

機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以前可以怠惰放肆無所不為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于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

朱子答符舜功書云常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乎大體而知之耶

並朱子文集

未此二書言不可偏於致知而缺於持敬其弊亦流於禪學也

朱子答張敬夫書云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若不於此先致其知而但見其所以為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為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搬柴之說非不見此心非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正為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為主宰故不免流于自私耳

使作便

于作於

又答書云。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個心。把捉一個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有兩頭三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有兩個主宰。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並朱子語類

此二書。一言不窮理而務識心。一言不主敬而欲存心。其弊皆流于禪學也。

朱子曰。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

慎作謹

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

朱子曰。如論語一貫。孟子自得之說。只是說一番。何曾全篇如此說。今却是懸虛說。一個物事不能得了。只要那一去貫。不要從貫去到那一。如此則中庸只消天命之謂性一句。及無聲無臭至矣一句便了。中間許多達德達道。達孝九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類。皆是粗迹。都掉却。更不去理會。只恁懸虛不已。恰似村道說無宗旨底禪樣。瀾翻地說去也得。將來也解做頌。燒時也有舍利。只是不濟得。

事。並朱子語類

此二條言為學工夫當致其博不可偏於約也。偏約則流於禪矣。

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朱子曰斯說終是偏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

朱子曰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做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為虛靜則恐入釋老去。

朱子答張元德書云。明道教人靜坐。蓋為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着一敬字。通貫動靜。自無間斷。不須如此分別也。朱子文集

此三條言為學工夫當主於敬。不可偏於靜也。偏靜則流于禪矣。按程氏遺書問敬莫是靜否。伊川先生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着

靜字。便是忘也。朱子之說本此。

按吾儒所說靜字。與禪學說靜。辭同意異。吾儒主于無欲而靜。禪學主於無事而靜。故曰心不可泊一事。曰無事安坐。瞑目澄心。此陸學之主於無事而靜也。太極圖說曰。無欲故靜。通書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此聖賢之主於無欲而靜也。無欲而靜。則即為敬。為誠。無事而靜。則入於空虛。流於寂滅。此正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近世學者。踈畧於此等處。未嘗看破。所以坐為陸子所惑。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這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今終日危坐。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問伊川答蘓季明云。求中於喜怒哀樂。却是已發。觀延平亦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此說又似與季明同。朱子曰。但欲見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並朱子語類

朱子答呂士瞻書云。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于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何如。後學未敢輕議。但今當只以程先生之語為正。朱子文集

此二條。即與前三條之意相發。而於未發工夫。不可毫釐有差矣。續編載朱子辯呂與叔楊龜山未發之說。與此相表裏。當參攷。

未。按朱子初年嘗答何叔京書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

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此書王陽明採入晚年定論朱子作延

平行狀。亦深取此說。後來乃以為不然者。蓋子思作中庸。止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平鋪示人。未嘗教人靜坐體認以求見乎中也。靜坐體認之說。非聖賢意也。起于佛氏也。六祖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認本來面目宗旨。正此也。宗杲所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亦此也。後世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真。多流於此也。在昔惟程伊川識破此弊。至門人呂與叔楊龜山輩。皆倍其師之說。而仍主此說。傳之豫章延平。以至朱子。早年亦主此說。以

為入道指訣。迨晚年見道分明。始以為不然。
 居業錄曰。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真。多流於禪。又曰。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接近世靜坐求中之說。正是此病。
 或曰。然則豫章延平二先生亦流于禪。而同于陸學耶。
 曰。豫章學于龜山。延平學于豫章。體驗未發之說。轉相承沿。蓋尊信其師之過。所見有似于禪耳。初非有心于禪也。即其平日亦未嘗恃此而廢讀書窮理之功也。非如陸學一派。則明宗禪旨。而以經書為糟粕。註脚以讀

于作於下全

書窮理為逐外為障蔽也。二者烏得同耶。

朱子曰。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要審察。無時不存養。無事不省察。

或問工夫當養於未發。曰。未發有工夫。既發亦用工夫。既發若不照管。也會錯了。

如涵養熟者。固自然中節。便做到聖賢。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並朱子語類

此三條又與前三條之意相發。而於未發已發工夫不

可毫釐有偏矣。又按朱子文集有中庸首章說。以致中為敬以直內。以致和為義以方外。以涵養省察為敬義夾持。即與此同意。

常作嘗

按子思作中庸發明中和之旨。內外兼該。動靜畢舉。未嘗有所輕重。朱子釋之。亦以涵養省察交致。並言工夫不容少缺。此聖賢萬世無弊之道也。近世陸學一派。惑于佛氏本來面目之說。謂合於中庸未發之中。于是只說未發。不說已發。只說涵養。不說省察。陷于一偏。流於空寂。全非聖賢之旨。

于作於下同

于作於

按孔子教人。未嘗言及於未發。其語門弟子。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忠信。行篤敬之類。皆是就已發處言之也。夫孔子豈不知未發之旨哉。誠以為未發工夫。微妙無形而易差。已發工夫。則明顯有迹而易力。未發難于捉摸。而已發有可辨別據依。與其以無形示人。而啟學者驚虛好高之弊。孰若就有形易見處求之。之為務實而無失也。至于子思。喫緊為人中和之論。兼該並舉。心學之秘。發洩盡矣。豈可復重彼輕此。舍孔門中正平實之道。而徇禪宗偏弊浮虛之說。

于作於

于作於

亂道而誤人哉。志于學者，不可以不辯。

朱子文集有觀列子偶書云：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常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朱子論佛學剽掠莊列，及此見近世講學之弊類如此云。

常作嘗

于作於

朱子曰：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于異端空虛之說。且如天下歸仁，只是天下與其仁。程子云：事事皆仁是也。今人須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說非不好，但無形無影，全無下手腳處。夫

于作於下全

于對顏淵克己復禮之目，亦只是就視聽言動理會。蓋人能制於外，則可以養其內。固是內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存于中，不說制于外，則無下手腳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朱子語類

此語與前後皆相發。說為學次第，朱子曰：本末精粗雖有先後，然一齊用做去。且如致知格物而後誠意，不成說自家物未格，知未至，且未要誠意，須待格了知了，方去誠意。安有此理。聖人亦只說大綱，自然底次序是如此。

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畧分個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並朱子語類

此論於大學尤有功。

朱子答吳晦叔書云。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

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

朱子文集

此書即同前意。近日王陽明講學。謂世儒不當分先知後行。謂朱子不當作格致補傳。必待豁然貫通地位。然後誠意。則有白首不及為之患。今攷朱子意。正不然。而陽明不知而妄譏也。

近世東陽盧正夫著荷亭辯論一書。以譏朱子。其中有云。大學格物。乃先格明德新民之所在。朱子乃謂盡格天下之物。而於草木塵息無不窮究。則是初入大學者。先於明德親民之外。用工夫。旁詢博訪。徧觀盡識。非惟

泛無指歸。日亦不足矣。按此言卽與陽明所譏同意。皆未嘗深攷而妄譏之過也。今攷證于左。
朱子曰。程子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某嘗謂他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他也不說格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個貫通處。
明道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個覺處。今人務博

偽下有自字

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如一百件事。理會得六七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概是如此。向來某在某處。有訟田者。契數十本。中間一段作偽。崇寧政和間至今不決。將正契及公案藏匿。皆不可考。某只索四畔衆契。比驗前後所斷情。偽更不能逃者。窮理亦只是如此。
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程子此處說得節目甚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艾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

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已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况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並朱子語類

朱子答陳齊仲書云。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為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

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來喻似未看破此處。朱子文集

接近世疑朱子格物之訓。大概不過曰務知而緩于行也。驚外而遺於內也。功博而難盡也。學泛而無歸也。今觀此數條。其於此弊。朱子皆已見之。豫籌之熟。而近世察言不精。立論輕率。妄毀儒先。賺惑來學之罪。不能免矣。愚不忍朱子之受誣。懼道術之分裂。憂橫議之日新月盛。其禍不知何時而已也。特考著于篇。

居業錄曰。程朱發明道理。如此明白。開示為學工夫。如

於作于

于作於下全

此真切。今人又做差了。道之興喪不係于天平。愚嘗竊論之。三代而下人物。而至于程朱。亦可以無譏矣。講學而至于程朱。亦可以無議矣。其言亦儘精儘密。儘美儘備矣。今之學者。所急惟一行字耳。誠能實循其言。亦足以造道而成德矣。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于令名矣。而何必騁其聰明。矜其辯慧。另出一機軸。以求勝于古人哉。吾見求勝未能。而已淪於佛老之謬妄矣。學者舍程朱不為。而欲為佛老。烏在其為智。

學部通辯終編卷中終

學部通辯終編卷下

于作於

此卷所載。著朱子著書明道。闢邪反正之有大功于世。學者不可騁殊見而妄議。未附總論遺言。以明區區通辯之意云。

薛文清公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周程張朱。正學也。不學此者。即非正學也。又曰。四書集註。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學者但當精思熟讀。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竊怪後人於朱子之書之意。尚不能徧觀而盡。

識或輒逞已見。妄有訾議。或勦拾成說。以銜新奇。多見其不知量也。按文清之言。真萬世確論。

近年閣下輔臣。發策禮闈。謂朱陸二家。簡易支離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何所見與。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與。甚至筆之簡冊。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者。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無不可乎。按此策亦義正詞嚴。燔書故事。攷皇明政要。永樂間。饒州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

于作於

之說。文廟與大學士楊士奇議。命禮部焚其書。罪斥之。王陽明答人書云。孟子闢楊墨。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者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者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夷狄禽獸。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孟子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間。可哀也已。若某者其亦不量其力也已。愚按陽明此書是以朱子比楊墨矣。

是以朱子學術為殺天下後世為洪水猛獸矣。嗚呼。其公肆詆訾至此甚矣。無怪乎禮闈發策謂欲燔其書。而且擬諸何澹陳賈也。蓋澹賈輩詆朱子。欲使其學不得行於當時。陽明輩詆朱子。欲使其學不得行於後世。其用心一也。悲夫。

盧正夫荷亭辯論。深非朱子解易主卜筮。深非朱子修通鑑綱目書莽大夫楊雄死。愚按周易卦爻列吉凶悔吝利往無咎之象。無非為卜筮設。繫辭說卜筮者尚其占。說極數知來之謂占。說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

于作於

于作於

智。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說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與神物以前民用。由此觀之。易非是為卜筮作而何。朱子解易主卜筮。何過。楊雄仕漢。歷事三朝。遭遇莽篡。既不能效龔勝之仗節。又不能效梅福之深遁。則亦已矣。何至作劇秦美新之文。以諛莽希寵。欲為新室佐命之臣。程子謂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于誅乎。則夫綱目書莽大夫書死以誅之。聖人復起。不易矣。荷亭辯論乃左右楊雄。非詆朱子。吾不知其說。羅整菴曰。嘗見近時十數種書。于宋諸大儒言論。有明

于作於

也下有已字
于作於

詆者有暗詆者。直是可怪。既而思之。亦可憐也。坐井觀天而曰天小。不自知其身在井中。爾然或往告之曰。天非小也。子盍從井外觀之。彼方溺于坐井之安。堅不肯出。亦將如之何哉。又曰。今之學者。槩未嘗深攷其本末。但粗讀陸象山遺書數過。輒隨聲逐響。橫加詆訾。徒自見其陋也。于朱子乎何傷。

陽明講學。詆朱子解格物為義外為支離。愚按孟子曰。舜明於庶物。易曰。知周乎萬物。大學曰。格物。三言一意。朱子訓格為至。周即至也。明猶至也。朱子之訓。深合聖

經。若陽明訓格物為正意念之用。援儒入佛。不通之甚。乃欲以此議彼。可駭可笑。

草木子曰。論語天下歸仁。朱子訓歸為與字。或者淺其說。愚謂苟人能克己。行一事合天理。問之家而準。問之鄉而準。問之國而準。問之天下而準。所謂天下莫不與也。放之四海而皆準也。若謂克己天下皆囿於吾仁之中。如呂與叔克己銘云。洞然八荒。皆在我闔。氣象雖豁。然可喜。事理則茫然無據。愚接近世陸學說。人能克己而存此心。則天下皆歸於吾仁之中。與呂與叔說相似。

考其說。不獨與朱子相牴牾。且與孔子相牴牾。孔子之意。謂克去己之私欲。以復乎禮。方始是仁。故下文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呂與叔言克己是克去人已叮咛。無復禮底意思。與四勿殊無干涉。若陸學之說。則援儒入佛。尤爲不可。朱子之訓不可移易。草木子良有見。

近世陸學一派。不獨於程朱之言有疑。雖於孔曾思孟子亦不免。象山謂顏子沒。夫子事業自是無傳。楊慈湖謂子思孟子言多害道。王陽明謂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卽此也。象山疑易繫非夫子作。疑繫辭首章近推測之。

辭。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兩語。可信而已。慈湖遺書。於大學格致誠正。於中庸忠恕違道不遠。於繫辭形而上等語。皆以爲支離害道。王陽明所謂求心而非。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者卽此也。嗚呼。言出於孔子。猶不敢以爲是。而况於曾思孟子。而又何有於程朱。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痛哉痛哉。

朱子嘗與學者論解經云。南軒語孟某嘗說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止令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

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嘗見一僧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又來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忒無註解。愚按添水固失之。忒無註解者亦非也。忒無註解者入於禪。添水者流于宋末諸儒箋註破碎煩猥之失。均之爲過不及也。必如朱子集註四書。而後爲得中道。爲天下不可少之書。

或曰。然則朱子平日言語文字。果能一一盡善而無毫髮可議耶。曰。是難言也。夫人之意見不同。難乎其盡如

吾意也。君子論人。惟當觀其大端大本。而不可求瑕責備於一二言語文字之未合也。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高聲議漢儒。近世之好議朱子者。其學問之功。何敢望朱子藩籬。而徒逞一隅之意見。拾佛老之緒餘。以妄議爭勝。矜世盜名。多見其不知量也。近日羅整菴說得極公。困知記曰。宋諸大儒言論文字。豈無小小出入處。只是于大本大原上見得端的。故能有以發明孔孟之微旨。使後學知所用力之方。不爲異說之所迷惑。所以不免小有出入者。蓋義理真是無窮。其間細微曲折如何

于作於

一人便見得盡。後儒果有所見。於其小小出入處不妨爲之申明。亦先儒以俟後之君子之本意也。愚謂此論使朱子復生。亦當弗拂。或曰。佛學之害經。傅太史韓文公辯之不息。至二程子辯之亦不息。自朱子出而後佛學衰。何也。曰。緣朱子尤深中禪病。始盡禪病也。昔達磨謂某人得吾皮。某人得吾肉。道育得吾骨。慧可得吾髓。愚謂近世闢佛如傅太史武德一疏得其皮。韓文公原道一篇得其肉。至二程子而後得其骨。至朱子而始得其髓。是故闢佛至朱子

而後盡。故佛學至朱子出而始衰。而儒佛異同之辯始息而後。士大夫自此無復參禪問道于釋氏之門者矣。佛書云。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愚謂朱子正是爲此一大事出現於世。蓋天有意於斯文云。

或曰。宋世雜學最盛。如橫浦永嘉永康之學。蘇黃門呂舍人葉水心之學。紛紛藉藉。皆因朱子辯之而息。惟金溪之學。辯之不息。排之不止。遂起吳草廬趙東山一派議論。其故何耶。曰。緣朱子未嘗說破養神一路也。養神一路非他也。卽其假似亂真之實。卽其遮掩而陰佛之

實也。辯陸學而不辯其養神一路。譬之誥盜而不獲賊。固無以服人心而成獄也。此朱子之辯。所以無以息陸學而卒來寃陸之疑也。此朱子之辯。所以必得區區此編繼之。以發其所未盡。然後其禪實昭然暴白。而寃陸之疑自息也。曰。然則子之辯陸也。朱子不如邪。曰。朱子何可當也。象山禪機深密。遮掩術精。當是時也。天下盡爲所蔽矣。雖南軒東萊之賢。猶看他不破矣。非朱子晚年深覺其弊。昌言而顯排之。則後世亦盡爲所蔽矣。今日又孰從而知其假似亂真。孰從而辯其陽儒陰佛。以

發其未盡之蘊邪。嗚呼。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朱子此言實自况也。朱子何可當也。

朱子未出以前。蘇子瞻以佛旨解易。游定夫以佛旨解論語。王安石張子韶以佛旨釋諸經。程門諸子以佛旨釋中庸。呂居仁以佛旨釋大學。自朱子出而後。其書皆廢。愚嘗因此通論之。六經非得朱子出。六經之旨不明。佛學非得朱子出。佛學不衰。宋世雜學非得朱子出。雜學不息。陸學非得朱子出。陸學無人識得他破。昔人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愚謂天不生朱子。萬古皆豐

于作於下全

蒞。究辯至此。然後知朱子之功。胡敬齋曰。孔子賢于堯舜。以事功言也。孟子功不在禹下。亦以事功言也。愚以為顏曾思孟之功。賢于稷契皋夔。程朱之功。賢于伊呂。後世若非程朱。則天下貿貿然高者入於佛老。卑者趨于功利。人欲肆。天理滅矣。由此言之。朱子何可當也。有帝王之統。有聖賢之統。如漢祖唐宗宋祖。開基創業。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以上繼唐虞夏殷周之傳。此帝王之統也。孟子朱子距異端。息邪說。闢雜學。正人心。以上承周公孔子顏曾子思之傳。此聖賢之統也。然究而論

于作於

之皆不若朱子之為難。何也。開基創業。以智力而服一時。固難。明道闢邪。不假智力而服天下萬世之人心。尤難也。孟子闢楊墨。去孔子未遠。至朱子。則去孔子幾二千年。而佛氏盛行中國。亦逾千載。其陷溺人心已久。舉天下賢智冥然被驅。斯時也。非命世豪傑之才。孰能遏其滔天之勢。而收摧陷廓清之功乎。嗚呼。君子不觀此編。無以知禪學之害之大。君子不觀此編。無以知朱子闢禪佛之功之大。朱子何可當也。

學作佛

朱子一生釋羣經以明聖道。辯異學以息邪說。二者皆

于作於

有大功於世。然釋經明道之功。天下莫不知之。至于闢異息邪。則近世學者未之盡知也。區區述爲此編。然後朱子闢異息邪之功著矣。蓋嘗謂釋經明道。朱子之功也。顯諸仁。闢異息邪。朱子之功也。藏諸用。通按佛學自入中國至今。大抵三變。每變而爲障益深。始也罪福輪迴之障。愚者陷之。智者鮮焉。其爲害猶淺也。中焉變爲識心見性之障。則智者亦陷之。蓋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終焉又變爲改頭換面之障。則術愈精。而說愈巧。而遂謀卽真。而辯之愈難矣。今人只知陸學之

以下有爲字

爲陸。而不知陸學之卽禪。禪學之卽佛。佛學之卽夷也。嗚呼。周孔之教不能行于西戎。戎狄之教乃盛行乎中國。至于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套。可爲痛哭流涕。朱子曰。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之辯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于佛或以爲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以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故不能與辯。若真箇見得是害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辯。所謂孟子好辯者。非好辯也。自是住不得也。又曰。陳君舉謂某不合與陸子靜諸人辯。只是見他不破。

愚謂近世學者通病。無他。只是爲他所蔽。看他不破。今輯爲此編。誠欲與天下後世學士大夫同看破此事。無復歸降夷狄之教之患。一洗近代之惑云。

通接近世學者之弊。惟以禪佛之道爲高妙。爲簡徑而易造也。以聖賢之道爲粗淺。爲迂遠而難至也。故舍儒而趨佛。其本心矣。其後也。乃變爲儒佛同之說。又變爲本同末異之說。又變爲改頭換面。陽儒陰佛之說。是蓋屢變其說。而誘人以入於佛也。於朱陸亦然。蓋惟以朱子爲支離。而陸學爲簡易也。故疑朱而宗陸。其本心矣。

于作於

其後也。乃變爲朱陸同之說。又變爲早異晚同之說。又變爲陽朱陰陸之說。是蓋屢變其說。而誘人以入于陸也。嗚呼。欺蔽重重。日新日巧。其弊至於今日極矣。建行年踰五十。分毫無補於世。所幸此心之靈不泯。沈潛典籍。究觀今古。于此學頗有所見。此蔽頗有所覺。昔人著書。謂得之于天者。不忍棄。且不敢襲。愚爲此辯。實天啟其衷。何忍棄。襲不爲天下後世布之。

佛書云。初以欲鈎牽。後引入佛智。與吾儒納約自牖之說相似。陸學正是用此術。象山見世人所信者。孔孟也。

于作於下全

於是即孔孟之言以誘之。而一語不及於佛。人但知其為孔孟之言。不可不從也。無不為所鈎牽而入其佛智矣。陽明見世人所信者朱子也。于是集為朱子定論以誘之。而一語不及于陸。人但知其為朱子之言。何疑而不從也。無不為所鈎牽而入其佛智矣。嗚呼。禪部至此。其術精說巧。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朱子嘗謂近世人大被人謾。蓋術精說巧至此。不得不為他所謾矣。所謂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於禪。此言真取心肝劖子手。愚初未有知。亦頗為

二氏所惑。後來乃察其藪。著為此辯。

或曰。近歲胡敬齋羅整菴霍渭厓之辯如何。曰。諸君子皆心朱子之心。而有意於明學術矣。然胡敬齋之居業錄。詳於辯禪。而辯陸則畧。於象山是非得失。猶多未究也。羅整菴霍渭厓目擊陽明之事。故所論著專攻陸學。其言切。其辯詳矣。然于象山養神底蘊。與夫近日顛倒早晚之弊。亦未暇究竟。觀者猶未免有冤陸之疑也。此編摘錄諸君子之言。而補其所未備。亦以成諸君子之志也。朱子嘗謂讀書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老

于作於

學書通辨
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愚謂此辯真是與象山篁墩陽明諸人鏖戰一陣。直是推勘到底。而三部廓如。迷人障自此打開。妖魔變怪自此無所逞其伎倆矣。昔嚴滄浪詩辯自謂參詩精子。而引釋妙喜自謂參禪精子。以况使滄浪見愚此編。得無有辯禪精子之戲耶。
昔人論著書。謂非窮愁不能著。張南軒見朱子諸經解。謂乃知閒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也。由此言之。書非閒居不能著。張橫渠云。天不欲斯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今人有知。斯道必有復明之理。由此言之。書非

子作於

天畀有知不能著。愚也。天既畀之窮。畀之閒。又畀以薄有知。三者會矣。此部之辯。愚所以不得而辭。嗚呼。是豈天厭斯部之深。而假手于愚以啟告天下後世與。
或曰。此編闢佛。視胡致堂崇正辯異同如何。曰。致堂辯佛下一截。粗迹之部也。懼其惑庸愚也。此編辯佛上一截。心性之部也。懼其惑高明也。同異大槩如此。
朱子答詹元善書。謂儒名而釋學。潘張猶其小者。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為一人。其為學者心術之禍。最為酷烈。而世莫之知也。愚謂近世倡為陽儒陰佛。顛倒

早晚援朱入陸者。正是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術之禍尤烈。嘗閱吾廣州志。宋有梁觀國者。生在朱子前。卓識特行。力排釋老。時蘇氏文章擅名天下。獨觀國不與也。謂其雜以禪學。飾以縱橫。非有道者之言。著議蘇文五卷以駁之。胡致堂亟稱焉。嗚呼。蘇氏之學。在朱子前。無人敢置喙竊議者。而觀國獨議之。陸氏之學。自朱子後。無人敢昌言顯排者。而霍渭厓亟排之。吾郡若二公。可謂超世豪傑之士。

近見河南崔后渠侍郎

銑

序楊子折衷

湛甘泉著

謂佛學至

達磨曹溪。論轉徑截。宋大慧授之張子韶。其徒得光又授之陸子靜。子靜傳之楊慈湖。衍說詔章。益無忌憚。詆毀聖賢。重爲道蠹。不有整菴涓厓諸公。中華其夷乎。按崔公此敘甚確。第未詳得光授子靜來歷。出何書。必有明據。恨聞見孤陋。不及見崔公扣之。姑記俟考。古今天下。大都被一箇豐蔀爲害。朝廷有朝廷之蔀。家庭有家庭之蔀。官府有官府之蔀。學者有學者之蔀。朝廷之蔀。姦邪欺蔽人主。如趙高恭顯。虞世基。李林甫之徒是已。家庭之蔀。溺愛不明。如前史記尹吉甫爲其妻

所蔽。天順日錄記楊東里爲其子所蔽之類。是已。官府之部。以下蔽上。如祥刑要覽宋祭酒記工獄之枉。歐陽永叔闕夷陵架閣公案。見在枉直違錯不可勝數之類。是已。部于家者。害於而家。部于國者。凶於而國。部於學術者。亂天下萬世學術。此豐部見斗之象。聖人所以著戒之深。是故一部除而天下治矣。部之所繫大矣哉。愚嘗因此而推陰陽消長之義。究往昔盛衰之故。竊有慮焉。吾儒人道也。陽也。禪佛鬼道也。陰也。孔子生于中國之東。震旦也。陽也。佛生于西域之西。巽位也。陰也。中國

于作於

於作于下全

陽明之區也。戎狄幽陰之域也。儒道宜行於中國。佛道宜行於戎狄。斯陰陽各止其所。華戎各安其分也。苟中國而尊禪佛之教。華夏而行戎狄之道。則陽失其爲陽。而陰得以乘之。烏得而不啟猾夏亂華之禍乎。西周中葉。西域已有佛矣。然是時文武治隆。孔孟繼作。聖賢道盛。佛無由至也。迨至東漢。聖賢不作。中國道衰。佛于是乘間而入。魏晉繼之。其教益盛。夷狄之道。遂大行于中國。馴有五胡亂華之禍。以陰召陰。固其氣類之相感也。梁武帝不鑒。崇奉浮屠益力。于是達磨又從西方而至。

於作于下全

手作於

明心見性之說。惑人益甚。歷唐及宋。至于舉中國之學。士大夫而從之。陰氣感召。戎狄益橫。安史禍唐。遼金禍宋。馴及胡元。遂盡四海而左衽之。其效亦可觀矣。今日士大夫奈何。猶尚禪尚陸。使禪佛之魂駸駸又返耶。區區通辯。蓋亦杞憂殷鑒。抱此耿耿云。

或曰。子嘗集爲周子全書。又爲程氏遺書類編矣。二書何爲而作。曰。二書序備言之矣。周子之書。朱子嘗表章太極圖通書以傳矣。而其遺文遺詩遺言遺事。猶多散佚。今集爲全書。庶學者得以觀大賢言行之全也。二程

講學之詳。朱子嘗集爲遺書以行世矣。然皆因諸氏舊錄之本。人爲一卷。言論散見無統。今分門類輯。庶學者便于考閱。而聖賢之旨益燦然矣。愚之著爲學部通辯者。因朱子之所已明辯者。而益明辯之也。愚之編集周程二書者。因朱子之所已表章者。而益表章之也。二者皆遵朱子之志。成朱子之志也。非遵朱子也。遵聖賢之正學也。

維昔嘉靖癸巳甲午之歲。建竊祿南閩。適今少宰婺源樸溪潘公時宗。王多士承教之餘間。語及朱陸異

常作嘗

同之故。建議論頗與公合。公因命考訂。建初稿止為
 編年二編。常呈似沐教。今十餘年矣。日居月諸。不輟
 討論修改。探究根極。始列為四編。稿至六七易。茲乃
 克就梓。今公進秉鈞衡。雍容廊廟。而建遜於岩野。竊
 伏海瀕。雲泥異路。長安日遠。可望不可攀。就正無由。
 緬懷疇昔。曷勝寤歎。建謹識。

學部通辯終編卷下 終

安政四年刊

嘉永五年壬子春月

官板書籍發行所

御書物師

橫山町壹丁目

出雲寺萬次郎

詩集傳 影宋本

出来

書集傳 附音釋

